新观察·年度综述

2017年网络文学：

更富多样性　离梦想更近

□肖惊鸿

刚刚过去的2017年，注定是不平凡的。网络文学不仅在一年间的发展变化是那么的五彩缤纷，再往远一些回望，20年的风云变幻更是重重更迭，乱花迷眼。

20年来，科技发展带来的媒介革命，孕育了一大批网络写手。他们中相当一部分靠写作生存，在网上筑梦。根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中国作家协会的调研统计，截至2017年12月，网络作者数量接近1400万人。其中，驻站非签约作者约1300多万，签约作者约68万。根据当前市场规模较大、影响力较强的重点网站发展情况统计，截至2017年12月，各网站原创作品总量达1646万部，其中签约作品达132万部；2017年新增原创作品233万部，新增签约作品22万部。网络小说线下出版图书6942部，改编电影（含网大）1195部，改编电视剧（含网剧）1232部，改编游戏605部，改编动漫712部。

如上的数字叠加，汇聚成网络文学光彩夺目的一片蓝海。他们用写作证明的不仅是文学本身，突破的也不仅是文学的固有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文学更富多样性，离梦想更近。

致敬·传承

网络文学发轫时期，榕树下还是创始人朱威廉的个人主页。他的梦想是建立一个平台，让“文学成为大众的文学”。几经周折，到了盛大文学收购后，榕树下终成一个品牌标识，保有了网络原创精神，使文学真正成为大众的文学。许多怀揣梦想的年轻人通过互联网圆梦，更让许多“80后”通过网络写作一夜扬名。这是继80年代文学热之后的第一次网络文学浪潮，来得更大、更猛。榕树下孵化出来的知名作者创造了一个时代神话：韩寒、贾飞、安妮宝贝、宁财神、李寻欢、邢育森、蔡骏、今何在、方世杰、慕容雪村、木子美、菊开那夜、西岭雪、沧月、郭敬明等等不一而足。网络写作的影响力和传播力是巨大而深远的。一批批网络作者争先恐后，纷至沓来。他们从不同的站台在不同的时间登上这列网络写作的时代快车，朝着同一个方向疾驶。这个方向叫做梦想。在旅途中，更多的知名作者历练出来，唐家三少、血红、月关、跳舞、酒徒、天蚕土豆、耳根、愤怒的香蕉、流浪的军刀、骠骑、烽火戏诸侯、阿菩、陈词懒调、丁墨、吱吱、希行等，承前启后，向梦想疾驰。

当年的“80后”大多早过而立之年，甚至已近不惑。作为其中的佼佼者、网文写作的翘楚，唐家三少和血红两人有个约定，他们梦想在有生之年能写到1亿字。在过去的14年中，唐家三少每天连载，没有一天间断，共创作了近20部作品，超过4000万字，出版了200多本图书，总计销量过亿册；血红坚持写作超过15年，写了18部长篇，共计4700多万字。血红更愿意只管埋头写字，其他的事情由网站来打理；唐家三少除了埋头写字，还要时时经营一下自己的公司。这两位大神基于创作的两种选择，代表了当下网络白金作家的整体状况。唐家三少说：“如果没有网络的共享，没有网络文学和读者们便捷的交互，或许我不会走上创作这条路。”

随着网络创作与文化产业产生市场关联，作为源动力的网络文学发生了井喷式增值，直到现在，依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同时，在粉丝经济的烘托下，优秀的网络作家像一颗颗新星，发出耀眼的光芒。他们发出的那一束光，照亮了他（她）和他（她）的读者，还有周遭的一片天地。他们用键盘向全世界宣告，一个文化奇迹诞生在当代中国。

当年的榕树下一路走来，已经变成互联网写作的里程碑。到了2017年，特别是见证了网络文学集团接连上市后，榕树下的价值早已不在市场效益，它更多地变成了互联网普适意义的精神领袖，传承了网络文学的原创价值。这精神，便是从现实抵达理想、又从理想抵达现实的路径。

助力·担当

2017年，适逢十九大召开。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网络文学是时代的骄子，从本质上契合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属性。从网络文学创作的源头看，东西方神话体系、中外文学经典、中国历史文化智慧以及当代人民生活体验，这些写作的矿藏，都是人民的智慧结晶，都是人民的伟大创造与实践。这一切都是网络写作的素材源泉。因此，网络文学先天带有“人民”的基因，带有“人民”的属性特征，这种属性特征存在于网络作家集体无意识的书写状态。作为网文创作的最大类型、有最多大神和最多读者的玄幻文，多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灵感。近年来成绩斐然的军事类网文，特别是革命历史题材网文，从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挖掘源泉。这一年蔚然成风的现实题材创作，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寻找不平凡的人物。这些类型多元化、主题多样化的网络书写，彰显了网络文学创作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

这一年，从国家政策扶持到社会环境氛围，从国家文化输出战略布局再到整个产业生态营造，都呈现出利好的一面。国家重视文化发展的力度前所未有，网络文学从业者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党政部门对网络文学的领导和引导作用不断加强，中国作家协会进一步加大对网络作家的团结、引导、协调、服务，把社会价值放在首位，更加注重提升文学品质，促进作家创作、理论研究、版权保护、海外传播诸方面的长足发展。

这一年，网络文学顶层设计不断完善，相关政策频频出台，行业主管部门措施更加清晰，网络文学市场环境不断改善，各地扶持办法逐渐落地。其中，在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中，明确了“十三五”期间国家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方向和主要任务。再次明确强调，要“发展网络文艺”，加强网络文化产品的创作生产，加大对网络文艺引导力度；同时，提出推进原创文化作品的版权保护，规范网络使用，加强互联网文化管理法规制度建设。在《关于推动数字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指出要提高网络文学等网络文化产品的原创能力和文化品位，促进网络文化产业链相关环节的融合与沟通。这一年的“剑网2017”行动，对重点作品IP版权、APP领域等侵权盗版问题进行专项整治。这一系列政策的推出发力狠、落地准、效力大、助力强。整个社会对网络文学及其产业的高度关注和包容形成了良好的正向力量，给了网络文学写作者更好的发展空间。网络作家的创造精神空前高涨，正能量写作得到前所未有的拥护。整个网络空间呈现清明净朗的美好景象。

这一年，中国作协成立了网络文学中心。中国作协网络文学研究院和中国网络作家村先后挂牌；“中国网络文学+大会”和“茅盾文学新人奖·网络文学新人奖”先后举办；各地不断推出网络文学奖掖举措。网络文学得到全社会更广泛的关注和认同。党政部门和群团组织主办的网络文学活动较之以往显著增多，网络作家培训规模不断扩大。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编辑培训，到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的作家培训，到团中央、统战部联合或独立举办的网络作家培训班，再到各网站的培训、各地高校的网络文学学历教育，次第开花，势头健旺。这些举措，聚焦文化生态，汇聚正能量，培育原创文学，培养作家队伍，增强了作家的使命与担当意识，孕育了新的创作力量。网络作家以积极的心态，用写作参与到新时代的伟大创造中，把为时代立言、为人民放歌当成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彰显了文化工作者的担当意识。正如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与中国作协联合主办的网络文学优秀原创作品推介活动发布会上，网络作家代表唐家三少所讲：“在这个新时代，在网络文学这个崭新的行业，我们每一位网络文学作家都怀揣梦想之心、道义之心、创新之心、工匠之心、坚韧之心和永恒之心，努力创作一部部脍炙人口的作品。”

对于网络作家而言，写作已融入他们的生命。那么网络文学，就是几十万、几百万、上千万作者用生命铸就的事业。社会各界和网络作家自身对网络文学的期许不断提升，一些网络作家开始参政议政，如唐家三少、蒋胜男、血红、跳舞、我吃西红柿、阿菩、晴了等分别当选全国和地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成为网络文学主流化的重要标志。

越来越多的网络作家意识到，他们肩上负有新时代的文化使命。他们从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开始，走向文化自省。他们叩问自我，明了内心，将内动力与外动力结合起来，调整方向，蓄势再发。他们坚信，梦想正在变成现实。他们以前所未有的自豪感、荣誉感和责任感、使命感，以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奋进姿态，为实现自我价值而写，为时代而写，为家国而写，为助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而写。

多元·现实

这一年，“精品化”、“经典化”创作观念深入人心。网络作家形成了思考为荣的创作新时尚。口水式写作走向式微；精致化创作得到更多作者认同；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喜闻乐见受到广大网络作者追捧。作家们开始重视现实元素，改变了之前过多幻想和架空的内容，更多关注家国命运与个体遭际；开始注重文学细节，向经典作品和传统文化借力；不断汲取二次元文化元素，保持作品形式创新，适应改编趋势，同时面向青少年读者布局。

> “中国网络文学创作发展的驱动模式，立足于幻想与现实，并形成内在张力。它以无限丰富的想象力，与波澜壮阔的时代生活紧密关联，并以它为原型、为起点，映照现实、重塑自我，在奇异瑰丽的想象中，重新赋予现实以新的秩序、意义和价值。”

在IP助力下，玄幻奇幻修真仙侠类作品社会影响更为显著，《择天记》《完美世界》《大主宰》《雪鹰领主》等作品版权运营开发成绩骄人；《奥术神座》《回到过去变成猫》《原始战记》《紫阳》《太玄战记》《放开那个女巫》《万古仙穹》等表现不凡。历史、军事、古代言情、都市言情等主流类型依然醒目，历史题材迅猛发展成就突出。《诡局》《夜旅人》《盛唐风华》《汉乡》《君九龄》《写给鼹鼠先生的情书》《他站在时光深处》等作品倍受瞩目。

网络文学创作主力稳健、异军突起，凸显了网络文学创作生态的包容性、多样性与丰富性，昭示着网络文学更多的可能性。一大批优秀作品文笔娴熟，风格独特，既体现出网络小说写作技法的延续性，又蕴含了可喜的创新精神，丰富了内容表现，彰显了主流特征。网络文学类型创作的固有格局正在打破，百花齐放的多元化创作局面正在形成。这不仅是文学高峰形成的必要前提，也是文学繁荣应有的题中之义。

这一年，现实题材创作成为核心特征。无论是从政策导向，还是从网络文学行业布局，上下同心，对现实题材创作空前重视。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求：加强现实题材创作，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以主旋律为基调的“重大题材、重要主题和生活写实”创作开始建立生产引导机制。反映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40年历史，以及“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国梦、“四个讴歌”的现实主义作品，成为年度创作重点，如《秋江梦忆》《宿北硝烟》；一批侧重生活写实、赞颂平凡英雄的现实题材作品崭露头角，如《心照日月》《第三重人格》《朝阳警事》；一批重大题材创作脱颖而出，如《复兴之路》《大国重工》《大国重器》。这些优秀作品，成为现实主义风向标。

中国作协网络小说排行榜对现实题材更为重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与中国作协联合主办的网络文学优秀作品推介活动上榜书目中，有一半以上是现实题材作品。各主要网站也加大了对现实题材创作的规划。更多作家关注现实题材创作，出现一批思想内涵丰富、价值观正向的优秀作品，总体表现了青春、励志、热血、激情、奋斗，在时代大潮中，自强不息积极进取，体现出与主流文化相契合的民族精神和国家意志。

基于社会现实而又试图超越生活日常的现实元素，成为催生本年度新兴“类型文”潮流的第一驱动力，如工业强国文、都市异能文的兴起。《武道宗师》《美食供应商》，以都市时尚生活、特别是互联网时代的独特“现实元素”，赋能虚拟世界，将直播、网红、红包、电竞等现实元素，赋能于非现实类题材，获取“被创造的现实感”。由虚向实、由实向虚，“少年感”、“少女心”、“少年魂”爆棚，弥漫整个社会的抗争和奋斗思维，以及孕育其中的批判精神，为弥合现实和理想的裂隙，提供了“建构”现实主义的内在动力。

中国网络文学20年，与其说是文学的胜利，毋宁说是想象力的解放，它拓展出一个比文学更广阔的虚拟空间。想象的世界越是虚幻，就越是贴近生活贴近实际。文学的意义，在于寻找文字背后的含义。虚拟的世界是一面镜子，它映照的正是现实。更可贵的是，在现实与虚拟之间留存的，是现实主义所具有的批判意识、人文关怀以及精神建构的力量。

中国网络文学创作发展的驱动模式，立足于幻想与现实，并形成内在张力：因为立足于幻想，网络文学超越了日常感知，抵达了由现实生发的奇妙想象；而看似虚幻虚拟的想象，恰恰穿透了生活现实，成为网络文学现实主义精神所在。就连网络文学最大门类的玄幻小说，许多作品也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品质。

这正是网络文学的奇特之处。它以无限丰富的想象力，与波澜壮阔的时代生活紧密关联，并以它为原型、为起点，映照现实、重塑自我，在奇异瑰丽的想象中，重新赋予现实以新的秩序、意义和价值。

■看小说

鲍十《岛叙事》
何处是归程

鲍十的中篇小说《岛叙事》（《钟山》2018年第1期）以一座方圆不到两平方公里的海岛——“荷叶岛”数十年间的传奇故事，书写了几代岛民命运的变迁和沉浮，叙事宏阔，笔力遒劲。在社会、经济、人伦、资本等种种力量的作用之下，小岛在不断发展、变化，也难以避免地被侵扰、乃至被“全岛覆盖”式地开发，在旅游业日渐发达的同时，原住民却必须面临着背离故土的遭遇。其中滋味，欲说还休。

荷叶岛上有个荷叶村，村内有一座云公祠，据称是由云氏后人于明代所建，但现今村上却没有云姓人家，只有一个80多岁的云姑婆。云姑婆生于岛上的殷实人家，两个哥哥幼年便出岛求学，后于抗战期间投军抗日，双双殉国。他们的战友梁久荣带着他们的遗愿来到小岛报信，终成了云家的上门女婿——云姑婆的丈夫。因为历史原因，梁久荣不得不改名梁玉昌，一生再也没有回到过自己的故土。云姑婆的两子一女都已离开海岛，在广州、上海等地工作生活，老伴几年前也已去世，她却不肯去和儿女们同住，因为，她总在想：“我要是走了，祠堂谁打理呢？”岛西有一间酒店，周边还应运而生了一些小吃店、烧烤店、海鲜店，虽说生意清淡，倒也相安无事。

但是，一个庞大的“全岛覆盖计划”正在加紧运作。岛上的那间酒店，从最早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队大院，变成私人经营的海产品加工厂、海岛宾馆、海岛大酒店，直到被房地产大佬收购改造为“海上时光大酒店”，规模越来越大，设施越来越豪华，俨然就是海岛“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缩影。“那年在岛西建宾馆，人都搬到了岛东。这次不知道还往哪儿搬……可没地方搬了……”这等生死攸关之事，云姑婆的儿女们却有些淡漠，他们当然知道祠堂和这个家对她意味着什么，可又能如何？那些掌握了资本的人，“如果他们想怎样做，那是一定会做成的”。在开发商以各种手段动员、利诱之下，岛上的大部分人家怀着隐忍和谦卑，也怀着沉重的不甘和不舍，拱手出让了自己的土地和祖屋。

世事更迭，诀别无处不在，归程却遥遥无期。这一次的诀别竟成永诀：云姑婆签完合同，在四处耀眼的红“拆”字包围中，最后一次仔细打扫了祠堂和家，便静静地“睡”去了，只有大海发出不变的、永无息止的喧哗……　（刘凤阳）

■评　论

“他尤其钟爱的是时间里的黄昏晚景”
——曾皓小说印象

□罗伟章

读曾皓的小说，能给人充实的感觉。这是很原初却也是很高级的阅读体验，某些时候还构成阅读的目的。曾皓所依赖的，不是读者的情感共鸣，而是将审美当成自己首要奔赴的目标，力争把小说写得有趣，写得好读。这也是现代小说的一般特征。好读的小说当然不一定就是最好的小说，但从接受学的意义讲，它一定是很重要的元素。曾皓的小说里，大多有个作者之外的叙述者，那个叙述者也是一个引领者，有时还是一个观察者，是可以进退自如的；读者也一样，陷进之后，是可以出来的。读者和作者一样自由。

因为从容和自由，使曾皓的小说呈现出一种智性。他从不纠缠，起承转合，都巧妙度过，且韵味十足。比如在《篝火燃烧的地方》，表姐和柳公子关于小鸟和鹰的对话，使表姐明白，柳公子是要做鹰，孤独翱翔，她的爱情不会有什么结果。情节就这样转过去，没有任何黏稠和缠绕。在《追赶影子的将军》里，将军回到故乡，曾皓写道：“他多日不见的影子，婴孩儿般跌跌撞撞地朝他走来。”那将军14岁参加红军，在故乡度过了童年和短暂的少年，当年跟随他的影子，自然也不是苍老的影子。如果写成“他多日不见的影子，跌跌撞撞地朝他走来”，没有人说写得不对，但加上“婴孩儿般”几个字，就多了时光的意味，多了抚触和关照，就见出作家的情怀、机智和缜密来。这样的小地方，是作家特别用功的地方。

“自由、轻盈、神秘”，是朱向前对曾皓小说的总体评价。我想，这是因为曾皓想象跳荡飞扬，又能删繁就简，加上他对叙事节奏和张力的有效把控，从而形成的一种美学气质。轻盈不是轻，曾皓的小说不轻。曾皓对空间不太感兴趣，也可能是故意割舍了这种兴趣，他的很多作品，都着迷于对时间的表达。空间是固定的，时间是流动的，这种对时间的关注以及将空间化为时间的自觉，成就了他作品的轻盈。他尤其钟爱的，是时间里的黄昏晚景。他以“将军”为题的小说，我所见的就有三篇，其中包括《将军的麻烦》《追赶影子的将军》《会飞的将军》，这些将军都有八九十岁了，都走过了漫长的人生，时光本身就是神秘的，就让人追思或遐想；将军的特殊身份，又会提醒读者去打量他们经历过的沧桑岁月。轻盈背后沉实的生命内涵，由此确立。

从另一种角度说，这是高铁的时代、“地球村”的时代，速度挤压了空间感，小说家再像以前那样，写一个远方的故事，用异域风情去打发读者，已经无效；但时间永远在那里，时间并不因为有了高铁，就把一天变为五小时（心理上的时间是另一回事）。曾皓顺应了时代对小说家提出的新要求。

时间既是这样一种存在，就是人人都必须面对的，你躺着站着都要面对，曾皓写出了这个，因此他的小说总是越界的。他写了将军们的故事，他们的故事本质上是人的故事、我们的故事。一切优秀的小说，写的都是“他们”，也是“我们”。一些批评家认为，作家与作品完全没有关系，真正与作品有关系的是读者，且只有读者，并因此宣布“作者已死”。这样的观念，的确拓展了阐释文学的空间，但最终，它在消解作家意义的同时，也可能消解了文本的品格。这其实是文学的危险。为避免这种危险，我们还是要回到原点去，承认作家的合法地位。毕竟作者在读者之先，作品是作家们通过点点滴滴的艺术手段，来实现了某种目的，而读者本身并没有提供意义，读者是在作家贡献的文本基础上建构新的意义。

曾皓是军旅作家，这种符号化身份，让读者面对他的作品时，会预设一种阅读期待。我们熟悉的军旅小说，充满了厮杀声，充满了惨烈的刀光剑影，它与祖国、人民、忠诚、背叛、奉献、牺牲等等血肉相连，与波澜壮阔、英雄气概和集体伤痛等等血肉相连。那是因为军队是用来打仗的，我们把军旅小说理所当然地简化成了战争小说——是在战争的现场。但承平日久，几十年没有战争，像曾皓这种新生代军旅作家，必然面临一种尴尬。尴尬不可怕，尴尬的地方正是艺术生长的地方。曾皓非常聪明地让他的主人公活上八九十年，在他的主人公身上，有残存的硝烟、残留的弹片，这使他的小说既有时光的烟尘，也自带一种硬度，我称它为骨力，也称它为正景。他以此满足了读者的部分期待。曾皓很清楚，他只能到此为止，要他穿越时光，回到战争的现场去，纵有泼天的才华，也写不过《静静的顿河》《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同时也可能写不过《林海雪原》和《高山下的花环》。对一个小说家而言，无论怎样拔高想象的价值，也抵挡不了经验的力量，即便是瞬间的经验。曾皓清醒，他不会回到那个对他来说并不存在的现场。但在我看来，他不那样做的真正原因，或者说更重要的原因在于，那不构成他的写作理想。他要呈现的是当下，是现实，是让自己的文字与现实形成一种竞争的态势，是要求证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将军们：你们有面对血雨腥风的能力，是否也有面对平淡庸常的能力？将军们的平淡庸常，正是世界的福音。他要侦察和思考的是这个。

这一侦察和思考，裂痕出现了，况味也出现了。《会飞的将军》是一个关于丧失的故事、关于情义的故事，也是关于英雄的故事。曾皓叙事流畅，可他拒绝书写流畅的人生。当然世上本也没有流畅的人生，将军们更不会有。当将军老了，一样要和衰朽、病痛和死亡正面相照，而这些平常世事，在将军看来，是不尊严的。他们要面临断裂般的精神挑战。辉煌已成过往，但他们停留在那段岁月，他们不自觉地抹掉了几十年，就像司机低头发条短信，当抬起头来，踩刹车已来不及了，撞上去了。将军们的感觉，是从巅峰突然跌落。这有如地震。地震就会形成裂痕。这篇小说是从裂痕进入的，那是小说的光，同时也是他笔下人物的光。他写的几个将军，“我”服务的将军、耿将军、庞将军、展将军，形成互文的关系，彼此映照着对方。他们把病痛和衰老，当成一种冒犯。如果说“军人可以没有朋友，但绝不能没有敌人”（《追赶影子的将军》），那么他们把病痛和衰老当成了敌人。军人的天职，就是战胜敌人。这也构成几个将军最深的欲望。小说是欲望的探测器，最好的小说，就是探测最深的欲望。而生命的规律告诉他们，这个敌人是不可战胜的，在这个敌人面前，尊严很可能是纸做的。但毕竟他们是出生入死的军人，有着共同的伤痛、共同的怀想，也有着共同的筋骨，他们以戏谑、嘲讽和挖苦的独特方式，来表达彼此间的深重情谊，并以主动选择死亡的方式，来保有自己的尊严。在人生的最后一场战争中，他们并没有输，他们依然是英雄。我说曾皓小说有骨力和正景，就是从这个意义上去说的。

最后我要说的是，曾皓的小说都有个好骨架，但过于整饬和干净了些，如果能多一些混沌的、毛茸茸的日常表达，并在日常表达中去发现、挖掘和塑造军人们的特殊气象，我认为是可以让小说更加饱满和开放的。